



我的大革命

2010-03-26 記者 陳維平 文



Orange Circuit (圖片來源/Pacita Abad官網)

毛澤東曾說：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，不是作文章，不是繪畫綉花，不能那樣雅緻，那樣從容不迫，文質彬彬，那樣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。革命是暴動，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。」

相形之下，我的大革命顯得不足一提，沒有抗爭什麼、或推翻什麼，過程像是一條窄瘦而綿長的河流。它領著我經過童年的調色盤、經過青春時期的考試卷，也反覆地經歷著抉擇時的意志不堅與氣定神閒。當發現彼此已經踏上交錯而過的旅程，我只能朝著越縮越小的你們揮揮手，卻察覺眼神的交會也是難把握的。

儘管如此，我不認為所有情節都可以影像化，甚至有許多感受不必言語。而雖然以私敘事「我」開頭，卻不必刻意理會接下來的主詞身分該用你、我或者是他。恰如醒來的晨光捻亮我的房間，評斷企圖心的激越想法早已一筆勾銷，但在情緒平復很久以後，我依然保留著透過譫妄奇想去面對未知人事物的習慣。

--

回憶多半是過節後的美好，經歷過的十幾回春夏秋冬，在懷舊的色澤中一片片攤開。各自追尋的腳印中我們逗留，所不知道的窗外整座島嶼正在飛走，想起自己曾經對於你們把水彩、素描、雕刻作業看得比隔天的國、英、數考試重要，感到不可思議；想起自己每天總不忘提醒你們空白聯絡簿應該填入的事項；也想起一同畫畫的日子多麼快樂，連等待第一層顏料風乾的時光如何消化，都是藝術。

在佈滿潮濕氣味的美術教室裡，繽紛的華麗汗痕在每張桌椅上拓開、靜物悄悄地東躲西藏、而曬圖架也在角落恰如其分地撐起收穫。每個物件所營造出的風格和秩序，都是獨特的地理環境。還記得每次離開美術教室前與那些舊日理想對話、訓練我們的夢，直到現在都一起垂懸風中。百科全書式的散體小說，是我最喜愛的閱讀類型，或許文中展述的場景，正提醒著我那個記憶中的房間。它免於在中世紀華麗文體上平添厚重的詞條，卻在關於青春、愛的騷動裡如洪水般地書寫，混亂卻迷人。

你們說：「這可麻煩多了。」

以前我酷嗜木刻版畫，享受每一條刀痕開闢的深淺粗細、和與時俱進的不可逆。令人沉醉的壓印過程中，單版多色已經擔負起多層次回憶的使命，而在這個現在式的背後，則是未完成過去式的喃喃自語。個人在時間中的奇遇，其實一方面逼現了空間的存在，它構成了天真的想望、卻又忽略了想望的可塑性。許多難歸類的喜好無法中介，不能經過闡釋去表達，於是差異同時並舉，僅管相互悖逆。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享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我們也曾跟著終日的喘息，把自己呼成一陣陣幻影，然後接著提醒要彼此掛記。我們做了選擇，也了解到結果的好壞並不是絕對，任何轉折終究都只是一小段生命的進程罷了。所謂創作者的苦痛和瘋狂、現實和退讓，種種經驗需要慢慢自行理解，而我們一直以來都是在幸福的狀態下受著傷害，在這些傷害中成長或是衰敗。雖然沒必要為了什麼失去的人、事、物認真地感到惋惜，審美上的遺憾和想念倒是不可或缺的。

想起精神分析學家拉岡所提出的「小他物」概念，指的是一種差異或縫隙，也是所有欲望的起源。這麼說來，生活中那些瑣碎、日常、無以名之的廣袤哀愁，是不是就進而成為革命的驅力。曾經在抉擇的那一天，斷然以為我們理想中的目的地關係極淺，甚至終將以冷眼旁觀的姿態出現；然而卻發現這樣的想法，是一場貪圖實惠的鬧劇。後退的記憶與此際正在前近的景色悄悄地貼合，你們問我都讀了什麼、學習了什麼，我則在屬於你們的展覽中留連。

其實每次親眼見證你們的創作對我來說都很衝擊，後現代拼貼本身的歧異與疏離也引人多愁善感。談創作理念、或者談創作技法，言語這層表皮沒完沒了地在我們之間移動，重新定奪我們之間的關係。同樣地我們在工整的對話中，間接揭示出生活本質的貧乏，同樣都朝著那唯一的指向前進。

曾那樣追尋的那座島嶼幅員遼闊，在薄霧中締結出準確的構圖，沒想到隨著光影的繞射到頭來卻是如此這般。現在的它依然百花綻開、炫目且綺麗，只是被鎮壓的底色，少了那麼點迷幻的色澤，卻在乳臭未乾中多了些生活的本質、世故與必然。十年前的我們看到現在的自己想必會是十分陌生而害怕的，那麼在這段時間不斷增益減損的我們自身，相遇時究竟會對彼此形成什麼樣子的想像呢？

如果這些關於美、或關於不安的表現方法及形式，有一天下定決心必須捨棄，那麼讓我感到特別難受的將會是想像的喪失，而不是其他東西。未完成的實在、以及未完成的死亡，既沒有被遺忘也沒有復活。對於從前的我們、現在的我們與將來的我們，即使小小革命都是待續的未完成。



(攝影/陳維平)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
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，一片澄黃映入眼簾，那既是辛苦的結晶，也既是甜美的滋味。

▲TOP

